毛詩傳箋異義解

毛詩傳箋異義解卷之十五

震澤沈　鎬

大雅

汔可小康

傳汔危也箋汔幾也今周民罷勞矣王幾可以小安之乎正義傳以汔為危既無正訓又小康者安此勞民宜以勞民須安不當更云危也釋詁云幾近也孫炎曰汔近也郭璞曰謂相摩近反覆相訓是汔得為幾也鎬案易井汔至亦未繘井未濟小狐汔濟虞氏注皆云汔幾也與此箋義同蓋謂周民亦已勞矣王庶幾可小安之文

義視傳以汔爲危較順李氏樗曰汔毛氏曰危也鄭氏曰幾也毛氏之說以爲民皆罷勞而又危則其說不甚簡徑不如鄭氏之說爲優言告於王曰當時之民亦勞苦矣庶幾厲王可以少安之乎此說甚允左氏昭二十年傳汔可小康杜注汔其正義引作期誤後漢書班超傳注引詩汔其也易否其亡集解其與幾同范氏處義曰汔終也文選三都賦注引詩劉良曰汔已也俱與箋義不合非也漢書元帝紀引作迄可小康亦非

以謹醜厲

傳醜衆厲危也箋厲惡也春秋傳曰其父爲厲厲壞也

釗案易噬嗑得黃金貞厲遯有疾厲虞注穀梁定元年傳厲也注廣雅釋詁皆云厲危也與傳義同左氏昭二十四年傳誰生厲階注國語齊語而無大厲注太元疑貞厲注莊子齊物論厲與西施釋文皆云厲惡也與箋義同禮曲禮上曰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蓋惟爲惡故至於危毛鄭義可通箋引傳復以厲爲壞以本句厲字與下文敗字合爲一解則反覺支離耳

戎雖小子而式宏大

傳戎大也箋戎猶女也式用也宏猶廣也今王女雖小子自遇而女用事於天下甚廣大也易曰君子出其言

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是以此戒之孫毓云戒之爲汝詩人逼訓言大雖小子於文不便箋義爲長鎬案孫說是也范氏處義曰戎猶汝也說者謂戎之爲汝詩人通訓古者君臣相爾汝本示親愛小子則年少之通稱故周之頌詩誥命皆屢稱小子不以爲嫌是詩及板抑以厲王爲小子意其卽位未久年尙少已昏亂如此故抑又謂未知臧否則年少可知矣穆公謂王雖小子而用事甚廣大不可忽也李氏樗曰戎雖小子而式宏大者言王雖號小子而所係天下之事甚重不可不愼也二

說均依箋義是也輔氏廣曰以小子稱同列必是長老者之辭觀下篇可見以身言之則是小子以職言之則是王官故曰戎雖小子而式宏大嚴氏粲曰戒其同列之用事者云汝雖小子而所用事甚大豈可樂佞諛而親讒隨乎此詩戎雖小子及板詩小子蹻蹻皆戒責同寮故稱小子耳然此篇序云召穆公刺厲王也下篇序云凡伯刺厲王也均無同列相戒之意二說皆非

爲猶不遠

傳猶道也箋猶謀也爲謀不能遠圖不知禍之將至鎬案爾雅釋宮猶道也釋詁猶言也注猶者道道亦言也

傳以上句話爲善言以此猶爲道道即言也善以善言爲不然則爲言不遠正所謂言之無文行而不遠也本句與上句意自一貫箋以猶爲圖謂爲謀不能遠圖下猶之未遠箋云王之謀不能圖遠辭意前後複沓正義申毛謂王之所爲之道不能長遠以道作道理解恐非毛旨

价人維藩

傳价善也箋价甲也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釋文价音界說文同鄭作介被皮寄反鎧案說文价善也从人介聲詩曰价人維藩此用傳義汪氏異義曰疏申箋

謂於周禮爲司馬之屬稽之經典無以甲人稱卿大夫士者唯月令車右名保介以其時衣甲居右用備非常因以保介言之其在周禮則曰司右曰勇力之士不謂之甲人也司馬掌軍不常被甲以甲人目之恐非經旨此說是也范氏補傳曰价與介通用古者行禮有賓則有介蓋介有佐輔之義以詩人之取喻言之藩籬外也垣牆內也屏以蔽其外翰以扞其內城則包是四者而域之者也价人意其大臣之在外爲方伯連帥者故曰維藩此更不如箋以价爲甲以价人爲甲士之尚有依據其說非也爾雅注漢書諸侯王表引詩价俱作介介

申也此疑是三家詩康成本之

流言以對

傳對遂也箋女執事之臣宜用善人反任彊禦衆懟爲惡者皆流言謗毀賢者王若問之則又以對正義申毛謂爲流言以遂成其惡事者申鄭謂言此彊禦衆懟爲惡之人作爲流言謗毀賢者若王問賢人則以此謗毀而對使王不得用之瑞辰案爾雅釋言禮記祭統對揚以辟之注皆云對遂也易大壯上六不能退不能遂虞注遂進也遂有進義對亦有進義傳意蓋謂彊禦多懟之人爲謗毀賢者之流言以進於王箋云王若問之則又

以對正以申毛非有異義正義云遂成其惡非毛旨也李氏樗曰流言以對言好爲流言以荅人主之問輔氏廣曰採取浮浪不根之言以應對於上嚴氏粲曰此人問之則以流言對非忠言也數說均與傳箋意合是也

人尙乎由行

傳言居人上欲用行是道也箋時人化之甚尙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正義申毛曰如傳此言則以尙爲上由爲用言居人上欲用行此道謂欲使天下民從己之行申鄭曰時人化之甚尙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鎬案玩下文二句語意是言天下化厲王之惡由近及遠則此

句亦宜言人從厲王之惡上下詞氣方一貫李氏集解曰其小大已近於喪亡矣而當時之人尚安而行之恬然不以為慮也范氏補傳曰君臣上下無小無大皆近於喪亡矣而一時之人尚由而行之不知其非均依箋義是也

遠猶辰告

傳猶道辰時也箋猶圖也為天下遠圖庶事而以歲時告施之正義申毛謂為長遠之道而以時節告民施之申鄭謂以命既是道故以猶為圖既云謀定而別云時告則謀定時未告也太宰職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

邦國都鄙乃懸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浹日
而斂之小宰職曰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周
禮言正歲者皆謂夏之正月太宰言正月懸之小宰言
正歲觀之則是再懸之也故彼注云正月周之正月也
吉謂朔日也太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至
正歲又書而懸於象魏使萬民觀焉周禮六官其存者
五惟春官無此事然春官主禮周公所制永爲定法更
不更張故不須再懸王之教命不過六典故以大謀定
命謂正月始布政教于邦國都鄙也爲天下遠圖庶事
而以歲時告施之卽正歲懸之象魏是也鎬案爾雅釋

宮猶道也釋詁猶言也注猶者道道亦言也傳蓋以道字作言字意解指號令而言謂以遠大之事見諸號令以時告之箋謂爲天下遠圖以歲時告施之亦謂以遠圖施諸號令傳箋義可通也

用逿蠻方

傳逿遠也箋逿當作剔剔治也蠻方蠻畿之外也此時中國微弱故復戒將帥之臣以治軍實女當用此備兵事之起用此治九州之外不服者正義申毛謂蠻方之來內侵者嘗逐令遠去使不得來侵申鄭謂以用戒戎作謂兵戎備之則用逿蠻方謂遠方不服則剔治之故

知逷當作剔剔謂治毛髮故爲治也鍇案爾雅釋詁逷遠也說文逖遠也从辵狄聲逷古文逖易渙卦渙其血去逖出徃書牧誓逖矣西土之人傳左氏僖二十八年傳糾逖王慝徃史記司馬相如傳逖聽者風聲集解引徐廣均云逖遠也與傳義同朱氏集傳曰逷遠也范氏補傳曰思患豫防則雖蠻夷亦將遠去而不爲患逷猶遠也二說俱依傳義本允不必易也

無言不讎

傳讎用也箋敎令之出如賣物物善則其售賈貴物惡則其售賈賤釋文讎市由反徐云鄭市又反售市又反

一本作讎此音則與毛同正義申毛謂王之所出無有一言而不爲人用申鄭謂箋以用非讎之正訓且與報德連文故以爲讎報物價釋詁云讎匹也是匹敵相報故應對物價爲之讎鎬案說文讎猶譍也从言雔聲一切經音義一引三蒼漢書王莽傳亡言不讎注皆云讎對也譍對均與報字意同正義謂應對物價爲之讎是也箋義爲長史記高祖紀讎數倍集解引如淳云讎亦售蓋讎售二字通用故經作讎箋釋作售本又作讎也韓詩外傳讎作酬藝文類聚讎作訓書召誥讎民釋文讎字或作酬一切經音義十八引蒼頡解詁訓亦酬字

詶報也蓋𩟗酬詶三字皆音同義可通列女傳周忠篇𩟗作醻一切經音義八酬古文醻蓋酬醻古今字

淑慎爾止

傳止至也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箋止容止也當譬慎女之容止鄭棻箋以止爲容止與下句複當以傳義爲長正義申毛謂其說君子唯當言止於仁耳因彼成文而盡引之此說謬矣序云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則止敬止孝止慈止信何莫非人主本身作則之要耶李氏樗曰在容止之地能淑謹之而不愆於威儀

此合下句爲一事朱氏善曰容止不可以不愼威儀不可以不謹此與下句爲二事皆非也

倬彼昊天

傳昊天斥王者也箋倬明大貌昊天乃倬然明大而不矜哀下民怨愬之言正義傳以蕩蕩上帝皆斥君王故以此亦斥王者箋以倬爲明大之貌此厲王暗亂不得稱倬然彼昊天故易傳以天爲上天此是下民怨訴上天之言鎬案詩人之意深望王之矜而王不矜無所控告而愬之於天言在天而意自在王傳箋義可通

民靡有黎

傳黎齊也箋黎不齊也言時民無有不齊被兵寇之害
者正義黎衆也衆民皆然是齊一之義箋以黎爲不齊
但義勢當然言無有不齊被兵寇者耳鎬案傳義爲長
淮南主術百姓黎民注黎齊也與傳義同汪氏異義曰
傳義當矣箋訓黎爲不齊黎訓衆從衆轉齊則可從齊
義轉不齊則曲矣胡氏後箋曰黎齊亦疊韻爲訓莊子
漁父篇以化於齊民漢書食貨志亂齊民顏注云無有
貴賤謂之齊民若今之平民矣據此知齊民即黎民矣
世治則民皆齊平亂則反之故云民無有齊平者耳二
說皆是也

孔棘我圉

傳圉垂也箋圉當作禦甚急矣我之禦寇之事正義申毛謂甚急矣我之在於邊垂言己守邊之勞甚也申鄭謂若守邊垂不得爲無所定處且云我垂於文不足故以爲禦寇之事鎬案爾雅釋詁圉垂也孫注云圉國之四垂也左氏隱十一年傳亦聊以固吾圉也注圉邊垂也水經渠水注圉邊陲之號與傳義同此經我圉正與左傳吾圉文同於文竝無不足如箋以圉爲禦寇畢說圉字貫於文不足矣周在西自西而徂戍於東故曰靡所定處何云若守邊垂不得爲無所定處耶正義申鄭

之說非也

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傳力民代食代無功者食天祿也箋今王之爲政但好任用是居家吝嗇於聚斂作力之人令代賢者處位食祿此言王不尙賢但貴吝嗇之人與愛代食者而已釋文稼王申毛音駕謂耕稼也鄭作家謂居家也下句稼穡維寶同穡本亦作嗇音色王申毛謂收穡也鄭云吝嗇也尋鄭家嗇一字本皆無禾者下稼穡卒痒始從禾錫案此篇稼穡字凡三見傳俱無文蓋以稼穡二字文義易明無須詁訓如果此二句稼穡與稼穡卒痒何異

解毛當有傳以區別之此必然之事也鄭以傳無明文遂意爲更張不可從當以王申毛爲正代食二語亦以傳義爲優朱氏集傳歐陽氏本義李氏集解范氏補傳均作稼穡朱氏善曰世治而行其道則祿食爲無愧世亂而守其志則稼穡爲無慚姚氏舜牧曰民有補心是欲進而與國家爲謀爲毖者非云不逮者衆皆謂時之不可而止之不行也所以甘稼穡以食其力耳二說意與傳異而稼穡則與王申毛同韓詩外傳晉平公時寶藏之臺燒公子晏子獨束帛而賀曰王者藏于天下諸侯藏于百姓公曰善自今已往請藏于百姓之間詩曰

稼穡雖寶代食雖好可見韓詩亦作稼穡其作家嗇者康成之臆見耳

考慎其相

傳相質也箋慎誠相助也考誠其輔相之行然後用之言擇賢之審釋文相毛如字鄭息亮反正義傳請相如金玉其相故以爲質謂大賢之人有美質者其考慎之義亦當與箋同慎誠釋詁文箋以相爲相導之相故爲助也假使衆雖同舉或言非誠信又當考察誠信其輔相之行知其實善然後用之言其擇賢之審鄭案箋義爲傾毛以相爲質正義申之謂用其賢之有美質者夫

既爲賢矣以之爲臣矣豈第重其質之美乎此說不如鄭之當朱氏集傳曰考擇其輔相必衆以爲賢而後用之范氏補傳曰考擇其輔相故其所用者皆天下之所謂善李氏集解曰內能秉持其心外則宣其謀猷於衆己以爲然衆人亦以爲然故能考察愼擇其相所任之人無非賢者均從箋義是也

貪人敗類

傳類善也箋類等夷也鏞案爾雅釋詁左氏傳二十四年傳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注國語晉語正名育類注荀子儒效其言有類注均云類善也此與傳文同說文

類種類相似唯犬爲甚从犬類聲國語周語其類維何注類族類也素問解精微論其行類也注類謂同類荀子王制無法者以類舉注類謂比類此與箋義同此經宜兼用傳箋而義始明蓋謂貪惡之人敗其善類也朱氏集傳曰敗類猶言圮族也蔡氏沈曰圮敗族類也言與衆不和傷人害物也范氏處義曰此章謂王既不能用善良所用皆貪人以致敗其善類如大風之徑隧無物不從而靡惡之敗善其烈如此諸說均兼傳箋義是也左氏文元年杜注隧蹊徑也言貪人之敗善類若大風之毀壞衆物潛夫論遏利篇云言是大風也必將有

隧是貪民也必將敗其類亦俱與傳箋意同

既之陰女反予來赫

傳赫炙也箋曰距人謂之赫我恐女見弋獲既往覆陰女謂啓告之以患難也女反赫我出言悖怒不受忠告釋文陰鄭音蔭覆蔭也王如字謂陰知之赫毛許白反光也與王赫斯怒同義本亦作赫鄭許嫁反莊子云以梁國嚇我是也鎬案說文赫火赤皃从二赤廣雅釋器赫赤也文選西京賦叛赫戲以煇煌辥注赫戲炎盛也江漢赫赫明明釋文赫本作嚇莊子秋水仰而視之曰嚇釋文引司馬注嚇怒其聲又云嚇本作呼是赫嚇二

字義不相假傳訓爲炙自是赫字本義箋云口拒人是以嚇爲赫矣毛於皇矣王赫斯怒無傳自以赫爲怒貌淺而易明耳此獨以炙也訓之其不與彼同義可知陸孔以毛爲與王赫斯怒義同非也陸云赫毛許白反光也光可以爲怒貌乎幷云本亦作赫更不可解豈傳爲有誤歟王肅述毛謂反來嚇炙我以箋義幷入傳義試正義既云定本集註毛傳赫炙也復以肅說爲傳意或然亦混傳箋而一之復云俗本誤也而未言俗本作何字定本既作赫則意俗本係作嚇然以作嚇爲誤何以肅說爲然也斯不可解矣

職涼善背　涼曰不可

傳涼薄也箋職主涼信也民之行失其中者主由爲政者信用小人互相欺違釋文涼毛音良鄭音亮下同箋我諫止之以信言女所行者不可鎬案說文涼薄也从水京聲左氏莊三十二年傳虢多涼德注昭四年傳君子作法於涼注皆云涼薄也與傳合是涼字本訓說文諒信也从言京聲邶柏舟不諒人只御覽四百三十九作不涼人只大明涼彼武王釋文本亦作諒漢書五行志涼陰之哀注涼信也與箋合蓋諒涼二字通故諒爲信涼亦爲信也今釋文義傳說爲長正義謂言下民之

爲此無中和之行主爲偷薄之俗唯善於相欺背之事是由上行惡政故使之然是也李氏樗曰職涼善背鄭氏以爲信不如毛氏以爲薄言民之罔中由所主者薄德之人善相棄背也范氏處義曰此章謂民之所以罔中者由在位之人有涼德而善爲反覆二說均依傳義亦是也阮氏挍勘記曰唐石經涼作諒案唐石經非也釋文職涼毛音良薄也鄭音亮信也下同所云下同者即此涼曰之涼是也正義因此此涼字無傳遂取鄭爲毛說而云故我以信言諫王曰云云不知此涼字毛自與上傳同訓爲薄不訓爲信也然其本亦未必竟改經作

諒字唐石經乃始上作涼此作諒失之甚矣此說甚允

后稷不克上帝不臨

箋克當作刻刻識也奠瘞羣神而不得雨是我先祖后稷不識知我之所困與天不視我之精誠與正義申毛謂毛無破字之理必不與鄭同蓋以克爲能王肅云后稷不能福祐我耶上帝不能臨饗我耶傳意或然申鄭謂以上帝不臨者上帝不視下則后稷不克者當謂后稷不知己故轉克爲刻刻例所以記識故云刻識也竊案傳義爲長箋既破字義亦近迂大明上帝臨女傳無文箋以臨爲視正義卽以上天之帝既臨視汝申毛此

亦嘗同彼王肅臨登之說非也范氏處義曰舉其神之尊者曰后稷曰上帝而訴之謂后稷既不能救我之旱上帝又不降監我之誠李氏樗曰后稷不能佑我上天不臨助我二說皆是也春秋繁露郊祀篇曰宣王自以爲不能乎后稷不中乎上帝故有此災愈恐懼而謹事天文法倒置與傳義異並與箋義異其說非也

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傳摧至也箋摧當作嗺嗺嗟也天將遂旱餓殺我與先祖何不助我恐懼使天雨也先祖之神于嗟乎告困之辭釋文相毛如字鄭息亮反摧在雷反又子雷反鄭作

嗺子雷反正義孫毓云我今死亡先祖之神于何所至言將無所歸也今以孫爲毛說箋以先祖于至於辭不安故轉摧爲嗺䧍案爾雅釋詁文選東京賦五精帥而來摧均云摧至也與傳義同毛意蓋謂昊天上帝不使我民有留遺乎胡不共相畏懼以挽回天心其能與共相畏懼者先祖耳因思先祖何其來而至乎意甚正當箋既改字義亦不如毛優陳氏啓源曰孫說轉至爲歸義太迂源謂至者猶云來格耳言酷旱如此天將使我民無有留遺先祖之神何不助我畏此旱災而來格乎毛意或如此此解摧字合毛義而以相爲助則以鄭義

爲毛義矣胡氏承珙曰釋文云相毛如字此胡不相畏

與雨無正句同相字當如字讀言先祖見此旱災何不

相與畏懼而來至乎不必如鄭訓助也胡不相畏本指

先祖則先祖之文當在胡不之上正義謂下之與于摧

共句是也若如孫毓之解則于摧二字中間須增何所

二字經文爲不辭矣箋以于摧爲于嗟告困之辭則是

呼先祖而于嗟以告之鄭於詩文多作此解如昊天不

惠昊天不平等皆以上二句爲呼辭下二字乃所以告

之按之文義終未甚浹適也此說是也何氏楷曰胡不

相畏對大夫君子言之言我君子何可不相與畏懼乎

季氏本曰先祖之業以得民而成無民則先祖之業亦摧落矣安可不畏李氏樗曰無民則無君矣何不相畏先祖之業至此摧敗矣范氏處義曰天不遺與我以民豈不相畏倂與先祖之基業亦將摧敗乎數說大指相同與傳義背並與箋義歧非也

我心憚暑

傳憚勞箋王心又畏難此熱氣如灼爛於火言熱氣至極釋文憚毛丁佐反韓詩云苦也鄭徒旦反正義申毛謂我王之心又勞於暑熱之氣憂在於心如爲火所熏灼申鄭謂箋以暑熱人之所畏故讀爲憚徒旦反憚猶

畏也鎬案小雅大東哀我憚人傳憚勞也箋申之曰哀
其民人之勞苦者蓋憚人猶云勞人哀我憚人猶巷伯
云矜此勞人義自順當若云勞暑文義未安當以箋義
爲長

靡人不周無不能止

傳周救也無不能止言無止不能也箋周當作賙王以
諸臣困於食人人賙給之權救其急後日乏無不能豫
止正義申毛王肅云靡人而不周其急也其發倉廩散
積聚有分無多分寡無敢有不能而止者言上下同也
申鄭謂上言王之於臣祿餼不足則此言當爲王救羣

臣不宜爲羣臣救人故易傳鎬案時逢大旱百姓困苦
斷無舍百姓而周羣臣之理序云天下喜於王化復行
百姓見憂蓋其時諸臣能體王心無人不周救百姓不
忍以不能而遂止上下同心愛民如子故仍叔探本而
美宣王也當以王肅述毛之說爲優孟子萬章君之於
氓也固周之集注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郵之無常數
禮記月令周天下注周謂給不足也書武成傳救乏之賙
無釋文賙本亦作周蓋周賙二字通此經作周亦不必
如鄭改作賙也黃氏佐曰靡人不周謂各竭精誠以回
天意而救百姓無不能止無有以天意不可回百姓不

可救而遂止不爲也朱氏集傳曰周救也無不能止言諸臣無一人不周救百姓者無有自言不能而遂止不爲也胡氏後箋曰春秋時列國有災卿大夫尙有能出所蓄以賑貧民者如楚子文宋公子鮑之類則宣王之時羣臣以祿食之餘周給百姓固其宜矣若謂臣困於食而王給之則是給其祿餼不當言周且周官荒政十二並無賑給羣臣之條庶正冢宰位高祿厚此而待賑民當若何況救荒當先及小民亦不應但給有位也準此言之傳義誠不可易三說均是也范氏補傳曰靡人不周徧奔走無不能止其庶事以懼禍謂羣臣如此則

我之在尊位如何安處乎此與毛異并與鄭異夫懼禍
何以云止其庶事義不可解其說非也

昭假無贏

傳假至也箋假升也王仰天見衆星順天而行嘒嘒然
意感故謂其卿大夫曰天之光耀升行不休無自贏緩
之時釋文假音格沈云鄭古雅反正義假至釋詁文王
肅云大夫君子公卿大夫也昭其至誠於天下無敢有
私贏之而不敷散大夫君子所以無贏者以民近死亡
當賑救之以全汝之成功傳意或然假升釋詁文以承
天星之下宜爲天星光耀升行故易傳也鎬案易萃王

假有廟豐王假之虞注漢書成帝紀惟先假王正厥事注俱云假至也與此傳同說文贏有餘賈利也从貝㒻聲廣雅釋詁贏餘也漢書食貨志上則不可得贏注贏餘利也一切經音義十二引字林贏有餘也此經蓋卽根上靡人不周說謂爾大夫君子昭其至誠以賑百姓無復有餘財矣王肅之說是也箋義近迂

以作爾庸

傳庸城也箋庸功也召公既定申伯之居王乃親命之使爲法度於南邦今因是故謝邑之人而爲國以起女之功勞言尤章顯也正義申毛曰傳以下云有俶其城

故以庸爲城申鄭曰庸功釋詁文以王命申伯當意在顯其功不宜直言爲其作城而已故易傳也鎬案皇矣以伐崇墉傳周頌良耜其崇如墉傳俱云墉城也以伐崇墉後漢伏湛傳作以伐崇庸禮記郊特牲君南向于北庸左氏襄九年祝宗用馬于四庸釋文俱云庸本作墉蓋庸墉古字通故傳以庸爲城周禮司勳民功曰庸太宰五曰保庸注保庸安有功者故箋以庸爲功下章明云有俶其城此不宜以庸爲城箋義爲長段氏昌武曰起發其功使之彰顯庸民功也封於謝以作其民功范氏處義曰蓋欲因謝邑之衆大以表申伯有功於民

爾二說是也胡氏承珙曰箋易傳訓勞申伯之勞何必因謝人而始章顯乎不知箋云爲國以起女之功勞乃言申伯得謝邑之人可以大起民功竝非專言封謝邑以顯其已成之功胡說誤

錫爾介圭以作爾寶

傳寶瑞也箋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正義寶者居守之辭非瑞信之語故易傳孫毓云特言賜之以作爾寶明非五等之玉且申伯受侯伯之封當信圭七寸又不得受上公之制九寸桓圭而謂之介箋義爲長鎬案孫說非也尺

二寸者是天子之鎮圭斷無以此錫諸侯之禮說文玠大圭也从玉介聲周書曰稱奉玠珪書作介此經亦作介介大也介圭者大圭也錫申伯之大圭命圭耳圭命於天子爲國之寶故曰以作爾寶呂氏詩記曰韓奕曰以其介圭入覲于王則當是諸侯之瑞圭蓋介之爲言大也詩人特美大其圭而稱之也嚴氏詩緝曰特賜汝以大圭爲汝所執之瑞亦侈君賜而美大之也朱氏集傳曰介圭諸侯之封圭也汪氏異義曰釋器云珪大尺二寸謂之玠以鎮圭言也然命圭亦得通謂介圭說文玠大圭也周書曰稱奉玠圭是也傳訓寶爲瑞謂命圭

也若鎮圭天子所守宣王安得以錫申伯諸侯玉瑞頒自王朝故曰命圭聘禮記圭璋璧琮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命圭何嘗不可以言寶此與韓奕介圭皆傳義爲正諸說均是也

往近王舅

傳近已也箋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釋文近音記正義以命往之國不復得與之相近故轉爲已以爲辭也近得爲已其聲相近故箋申之曰如彼記之記也鎬案近當作迈音記其作近者傳寫之訛耳臧氏琳經義雜記曰案近乃迈迈字形近之譌說文丌部迈古之遒人

以木鐸記詩言从辵从丌丌亦聲讀與記同又丌讀若箕與其同聲故彼記之子亦作彼其之子詩以近字聲與記其同故借用之鄭从許愼讀若記故云辭也毛傳爲已則音以蓋古已己近聲皆相近也正義曰歎而送之往去已此王之舅也得毛旨矣正義又曰以命往之國不復得與之相近故轉爲已以爲辭也然則唐時本己作近孔仲達亦不知本作近矣此說是也段氏玉裁詩經小學曰己與忌同大叔于田傳云忌辭也此傳謂近者己之假借箋申之曰己辭也讀如彼記之子之記王風彼其之子箋曰其或作記或作己讀聲相似鄭風

箋曰忌讀如彼已之子之已蓋其忌記已迉五字同詞之助也已作戊己字今本毛詩此及王鄭風作已止字誤又鄭釋毛云已辭也今本仍作近誤經傳迉誤作近則自唐然矣惟宋廖氏本作迉胡氏承珙曰段氏謂箋當作己辭也乃戊己之己不作已止之已此說非是傳釋迉爲已是往迉王舅卽往已王舅猶洛誥云予往已也鄭恐人不明迉字訓已之義故謂經迉字爲語辭也又古人於巳午之巳已止之已人己之己讀聲皆相似故毛以迉爲已鄭讀已如記未必如後人分巳午爲詳里切已止爲羊里切人己爲居擬切也此駮段說是也

段謂鄭釋毛云己辭也今本仍作近誤然玩正義申鄭數語則鄭本本作近段以爲鄭作己者更不知其何所據而云然矣

戎有良翰

箋戎猶女翰幹也申伯入謝徧邦內皆喜曰女乎有善君也相慶之言正義毛於戎字皆訓爲大知此亦與鄭不同鎬案箋義爲長朱氏集傳曰申伯既入謝周人皆以爲喜而相謂曰汝今有良翰矣范氏補傳曰周人皆喜相謂曰汝有良翰矣謂其足以爲周室之幹也李氏樗曰徧國之人莫不喜曰女有良翰矣申伯爲四國之

蒋故其所至之國莫不喜其有良翰也三說均從箋義是也唯朱范解上句周字與鄭未合

以贈申伯

傳贈增也箋又使之長行善道以此贈申伯者送之令以爲樂釋文贈詩之本皆爾鄭王申毛並同崔集注本作贈增也崔云增益申伯之美正義鄭唯贈送一字別鏞案古音不分四聲贈增音同義可通故傳以贈爲增孟子告子下曾益其所不能荀子注曾作增曾與增亦音同義通也臧氏琳曰案箋則鄭申毛本作增崔集注本是也箋云送之令以爲樂者解所以作誦增益之意

非訓贈爲送正義誤以鄭訓贈爲送與陸同今徐鉉本說文贈玩好相送也此當是後人私改家藏寫本徐鍇說文作贈增也毛許往往相合益可證詩傳之本作增矣胡氏承珙曰案贈从會聲說文會下云从會省會益也送遺是增益之事故贈當兼增送二義如賸下云物相增加也一曰送也增其本義送其引伸之義也秦風渭陽何以贈之傳贈送也彼但言車馬故取玩好相送之訓此云作誦以贈有增益德美之義當以崔本爲正二說均是也

纘戎祖考

傳戎大也箋戎猶女也王曰女施行法度於是百君繼女先祖先父始見命者之功德鎬案箋義爲長如傳意則說成繼大祖考於文太不辭范氏處義曰纘繼也戎汝也其德足以爲百辟之法亦繼汝祖考之舊也黃氏櫄曰纘戎祖考云者言其先祖父皆有大功於前聖今爾其可不思所以繼之乎二說俱依鄭義是也白帖纘作纂爾雅釋詁纂繼也與纘音義同也劉氏帝臣曰權德輿有云魯獻公仲子曰仲山甫入輔于周食采于樊則是纘戎祖考謂周公及獻公也徐氏璈曰按元和姓纂周太王子虞仲支孫爲周卿士食采于樊因命氏今

河南陽樊是也周有樊穆仲字山甫二說劉氏近之

我儀圖之

傳儀宜也箋儀匹也釋文儀毛如字宜也鄭作儀儀匹也正義申毛謂人之此言實得其宜乃圖謀之觀誰能行德維仲山甫獨能舉此德而行之申鄭謂儀匹釋詁文然則鄭讀爲儀故以爲匹以言圖之當與前人共謀故易傳也鎬案玩釋文數語知毛傳及經文之作義也無疑鄭改義作儀而不云義當作儀者義與儀古同聲假借字也今釋文義毛義爲長阮氏挍勘記曰釋文儀毛如字宜也鄭作儀儀匹也正義儀匹釋詁文然則鄭

讀爲儀故以爲匹據此知釋文正義二本字皆作義鄭以義爲儀之假借耳未嘗改爲儀也唐石經乃竟作儀字誤此說是也汪氏異義曰傳訓義爲宜當謂德輕而民莫舉我宜謀自舉之而亦不能惟仲山甫克舉此德胡氏後箋曰傳意似當謂德之精微民鮮能舉我以事物之宜圖度之惟仲山甫所行無弗合者故知其能舉也二說胡氏爲允

愛莫助之

傳愛隱也箋愛惜也仲山甫獨能舉此德而行之惜乎莫能助之者正義申毛謂其德義深遠而隱莫有能助

行之者申鄭謂愛者憐惜之言故爲惜也惜其無助則爲歎傷之深故易傳也鎬案呂覽達鬱厥也愛君之鄙也注愛惜長利不足愛也注愛亦惜也史記魏其武安侯傳豈以爲臣有愛索隱愛猶惜也與此箋義同范氏處義曰維山甫乃秉彝之民故能舉是德惜乎莫有助之者此從箋說是也當以鄭義爲長

維禹甸之

傳甸治也禹治梁山除水災箋梁山之野堯時俱遭洪水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貢賦於天子鎬案

傳義爲長解見小雅信南山篇

纘戎祖考

傳戎大箋戎猶女也鎬案箋義爲長解見烝民篇

虔共爾位

傳虔固共執也箋古之恭字或作共釋文共毛九勇反鄭音恭云古恭字正義虔固共執皆釋詁文彼唯共作拱耳傳讀爲拱故爲執也言古之恭字或作共則爲恭敬之義鎬案爾雅釋詁拱執也儀禮鄉飲酒禮退共注共拱手也衛氓箋以自拱持釋文拱又作共列子說符臣有所與共釋文共一作拱是共與拱通也書臯陶謨愿而恭甘誓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史記夏本紀恭俱作

共敉誓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周本紀恭作共是共與恭通也劉氏釋名釋言語恭拱也自拱持也是恭與拱通也傳以爲執是以共爲拱取奉持之義言能守也虔共爾位言能固守爾位也箋以共爲恭亦爲拱持義若如正義申鄭謂爲恭敬則與虔固義不洽恐非箋旨

汾王之甥

傳汾大也箋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姊妹之子曰甥王之甥卿士之子言尊貴也正義申毛謂釋詁云墳大也傳以墳汾音同故亦爲大也王肅云大王王之尊

稱也甲鄭謂汾作汾水之汾不得訓為大且作者當舉其實不宜漫言大王故以為厲王在汾因號厲王為汾王也左傳稱王流于彘於漢則河東永安縣也永安西臨汾水故云在汾水之上以其久在汾地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芮邠公黎比公亦以所居之地而號之也此外猶有茲不公耆邱公之等鏑案箋義為長說文汾水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从水分聲國語周語乃流王於彘注彘晉地漢為彘縣屬河東今日永安箋云彘在汾水之上是也嚴氏詩緝曰解頤新語云晉侯居翼謂之翼侯晉人納諸鄂謂之鄂侯鄭叔段居京謂之京城大

叔及出奔謂之共叔其皆汾王之類乎朱氏集傳曰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以目王焉均依箋義是也

實墉實壑實畝實籍

傳實墉實壑言高其城深其壑也箋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寔是也籍稅也箋治是城濬脩是壑井牧是田畝收斂是賦稅鎬案古音不分四聲實寔是皆同聲通用解見生民篇鄭以實作是解是也其必云實當作寔則似不知實寔之可通用矣

來句來宣

傳旬徧也箋來勤也旬當作營宣徧也召康公名奭召虎之始祖也王命召虎女勤勞於經營四方勤勞於徧疆理衆國釋文來毛如字鄭音賚下同旬毛音巡又音荀鄭作營正義申毛謂王乃命召虎曰汝勤勞於徧服四方勤勞於宣揚王命言其功實大已悉知之申鄭謂旬徧釋言文彼旬作狥音義同毛既以旬爲徧則宣不復爲徧當爲宣布王命也申鄭謂來勤釋詁文宣徧釋言文上章云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又言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則召虎大功在此二事而已今王命召虎稱其功勞則來旬來宣當指此二事且宣訓爲徧旬不宜亦訓

為徧旬與營字相類故知當為營來旬為勤勞於經營四方來宣謂勤勞於徧理衆國以統上二文也鎬案說文旬徧也十日為旬从勹日旬古文書皐陶謨曰宣三德傳宣布也呂覽圜道宣通下究注宣徧布也爾雅釋詁來勤也小雅大東職勞不來傳來勤也此傳於來字無文自與大東同毛意蓋謂王命召虎勤於徧布王之政教耳鄭破旬為營非經旨也李氏集解曰宣王命召虎徧宣其政教不徒使之從事於武功也朱氏公遷曰康公宣布政教在江漢之間今召虎征淮南繼乃祖之業耳二說均是也汪氏與義曰傳義亦統上二事來旬

正謂經營四方故訓旬爲徧言悉經營之也上言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則于疆于理正經界修分理而宣布王命在其中矣傳義殆不可易此疆以箋義爲傳義恐非

肇敏戎公

傳肇謀敏疾戎大公事也箋戎猶女也女無自滅損曰我小子耳女之所爲乃嗣女先祖召康公之功今謀女之事乃有敏德正義申毛謂今我謀汝敏德大事足繼先君鄭唯戎爲汝爲異鎬案爾雅釋詁肇謀也說文敏疾也从攴每聲爾雅釋詁戎大也公事也毛詩訓戎爲

大傳例也訓戎爲汝箋例也外如戎雖小子等語箋義爲長此宜以傳義爲長蓋謂召虎謀其敏大之功以繼召公之業用是錫爾以福也如箋所云似說成肇戎公敏矣非也朱氏善曰汝能開敏汝功則我固當錫汝以祉福矣李氏樗曰爾當開敏其功我則錫予之福范氏處義曰肇始也敏疾也公事也自今以始能敏疾汝之事我用是錫汝以福此以肇爲開始與上召公是似意未浹後漢書宋閎傳引此公作功功與公古字同聲通用

對揚王休

傳對遂也箋對荅休美虎既拜而荅王策命之時稱揚
王之德美鎬案爾雅釋言對遂也皇矣以對于天下傳
湯流言以對傳均與此同易大壯上六不能遂虞注遂
進也蓋對遂音近義同遂有進義對亦有進義對揚王
休蓋謂進而稱揚王之德美耳箋義稍覺破碎

南仲大祖大師皇父

傳王命南仲於大祖皇甫爲大師箋南仲文王時武臣
也顯著乎昭察乎宣王之命卿士爲大將也乃用其以
南仲爲大祖者今大師皇父是也正義孫炎曰言王命
於大祖謂於大祖之廟命南仲也皇父爲大師謂命此

皇父爲大師毛蓋見其文煩故以爲二人鄭以南仲爲皇父遠祖止命皇父一人而已孫毓云宣王之大將復字南仲傳無聞焉且古之命將皆於禰廟未有於后稷大祖之廟者又經言南仲大祖明以南仲爲大祖非命於大祖之文也箋義爲長竊案古人同姓氏者甚多如商湯時有臣扈太戊時亦有臣扈漢爲仍叔矣宣王節南山爲家父刺幽王春秋有仍叔之子來聘家父來求車之類此詩云皇父十月之交亦云皇父卿士何獨疑南仲不容有二人陳氏稽古編曰汲冢紀年有之云帝乙三年王命南仲距昆夷城朔方此正出車詩所詠

事也胡氏後箋曰白虎通義爵篇曰王制爵人于朝與衆共之詩云王命卿士南仲大祖祭統曰古者人君爵有德必于大祖班氏多取三家詩此引祭統證詩大祖意與毛同則知傳義師承甚古也二說均是也當以傳義爲長

既敬既戒

箋敬之言警也警戒六軍之衆以惠淮浦之旁國謂勑以無鬾掠爲之害也正義箋以戒爲戒勑則敬非戒類故知敬之言警鄭轉敬言警而毛不爲傳則毛不變敬字當以敬爲恭敬戒爲戒懼使此二將恭敬以臨之戒

惟而處之不得與鄭同也鎬案正義申毛之義爲長輔氏廣曰既敬既戒臨事而懼也敬戒乃用兵第一義能如是則成功可必而南國可惠矣胡氏一桂曰既敬則不敢輕肆既戒則不敢安殺此其所以爲王者之師二說均依毛義是也朱氏善曰軍事以敬戒爲主敬則無一念之或怠戒則無一事之敢忽卽南仲所謂憂心悄悄也爾祖南仲既以敬戒而服玁狁於前矣爾其可不以敬戒而惠此南國於後乎此解敬戒則是而解上文南仲大祖句則非矣周禮夏官序官注引此作既儆既戒警儆一字也此固是鄭義

三事就緒

傳誅其君弔其民爲之立三有事之臣箋緒業也王又使軍將豫告淮浦徐土之民云不久處於是也女三農之事皆就其業爲其驚怖先以言安之正義申毛謂豫告徐土之人我兵之來也不久留不停處直誅爾叛逆之君爲汝立三有事之臣使就其事業當即還師勿驚怖也申鄭謂以誅君弔民使之就業民之就業唯農事耳故知三事謂三農之事大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注云三農原隰及平地則三農謂此也鎬案王者征討爲民而已孟子言湯征葛一曰耕者不變一曰芸者不

變聖人聲罪致討以安民非以擾民此詩宣王命南仲皇父征徐使民安三農之業毋或驚怖斯爲王者之師若謂三有事之臣何以不言立其君如孟子所謂置君而後去之者而但云立其臣耶箋義爲長范氏處義曰旣爲覩民之疾苦而來豈宜久留處其地故速斂兵而退使三農之事無所妨而就其業也曹氏粹中曰師之所處荊棘生焉故必不留不處然後三農得以就緒徐氏鳳彩曰甫定淮南而旋事疏理方省淮北而軫念三農民無失業則擾亂不足平矣李氏樗曰戒之不久留也不久處也當使三農就緒恐久留於此則三農不得

就緒也諸說俱從箋義是也
匪紹匪遊徐方繹騷
傳匪紹匪遊不敢繼以敖遊也繹陳騷動也箋王舒安謂軍行三十里亦非解緩也亦非敖遊也徐國傳遽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馳走以相恐動釋文紹毛如字繼也徐云鄭人遙反緩也繹音亦鄭作驛音同謂傳驛也騷如字徐音蕭正義申毛謂釋詁云紹繼也以紹遊共爲一句皆是不敢爲之故云不敢繼以敖遊以宣王能終始如一繹陳騷動皆釋詁文申鄭謂此說軍已動發故以爲行匪紹匪遊各自言匪每者一義不得言繼以

故遊也故讀之爲紹訓之爲緩也釋騷則騷由此繹故
知繹當作傳繹之繹鍇案爾雅釋詁紹繼也說文紹繼
也从糸召聲國語晉語使寡君之紹續昆裔注穆天子
傳乃紹宴樂注均云紹繼也與此傳同爾雅釋詁論語
子罕釋之爲貴鄭注左氏宣十二年傳鋪時繹思注小
雅車攻會同有繹傳周頌賚敷時繹思傳均云繹陳也
廣雅釋詁陳列也文選東京賦陳師鞠旅薛注陳師猶
列師衆也竊意毛傳訓繹爲陳蓋謂徐方陳師之處見
宣王之師皆驚動而不能成列矣故下文即繼以震驚
徐方也箋破繹爲驛非汪氏異義曰鄭讀紹爲弨故訓

爲稷然古人設文正不若是之拘吉日旣伯旣禱一事也而兩言旣亦將謂每者一義乎胡氏後箋曰詩中如爰始爰謀謂於是始謀曰止曰時謂止居於是似此文例甚多皆非每者一義二說皆是也可見傳義之不必易矣

鋪敦淮濆

箋敦當作屯陳屯其兵於淮水大防之上以臨敵就擒其衆之降服者也釋文鋪普吳反徐音孚陳也韓詩作敷云大也敦王申毛如字厚也韓詩云迫鄭作屯徒門反正義申毛謂布陳敦厚之陣於淮水濆涯之上鄭唯

以敦爲屯爲與鎬案廣雅釋詁三左氏宣十二年傳鋪時繹思注均云鋪布也說文惇厚也从心𦎫聲集韻敦通作惇易艮敦艮吉疏臨敦臨疏敦厚也正義申毛以鋪爲布陳敦爲敦厚是也鄭破敦爲屯非經旨也韓詩謂爲大迫不如疏義之優朱氏集傳曰鋪布也布其師旅也敦厚也厚集其陳也范氏補傳曰鋪陳敦厚之師於淮濆之上就執其衆虜二說均依孔義足以申明毛旨

王猶允塞

傳猶謀也箋猶尚允信也王直兵兵雖臨之尚守信自

實正義申毛謂王師既盛如此又王之謀慮信而誠實用兵有常伐得其罪申鄭謂徐方畏威望軍而服不由計謀所致故易傳以猶爲尚兵法臨敵設權王尙守信自實所以爲美也鎬案論語述而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行軍以謀爲主乃聖人戰則克之方此經徐有功歸美於王故曰王猶允塞爾雅釋詁允信也說文允信也从儿㠯聲禮記中庸不變塞焉注塞猶實詩蓋美王之謀信實故能使徐方之來同也傳義不可易

舍爾介狄

傳狄遠蔑介甲也王之爲政既無過惡天何以責王見

變異乎神何以不福王而有災害也王不念此而改脩德乃舍女被甲夷狄來侵犯中國者反與我相怨謂其疾怨羣臣叛違也釋文狄毛他歷反鄭如字謂夷狄正義毛讀狄爲逖故爲遠也則介當訓爲大不得與箋同也王肅云舍爾大道遠慮反與我賢者怨乎鏑案爾雅釋詁介大也逷遠也集韻逖古从易或省文左氏傳二十八年傳糾逖王慝注逖遠也漢書古今人表簡逷大戴記帝繫史記殷本紀楚辭天問逷皆作狄蓋逷古文逖義訓遠狄與逖音同假借故傳訓狄爲遠王肅述毛之說是也說文引詩作舍爾介逖用毛義而用狄之正

字耳

維其優矣　維其幾矣

傳優渥也幾危也箋優寬也天下羅罔以取有罪亦甚寬謂但以災異譴告之不指加罰於其身幾近也言災異譴告離人身近愚者不及覺正義申毛謂以優為優饒之義故為渥也信南山云既優既渥是優渥為豐多之意也幾危釋詁文上言優者謂自天降而多也此言幾者謂至人身而危二者相接成也申鄭謂以天之降罔是羅網寬廣優饒者寬容之義幾近釋詁文上寬者謂微加譴告告而不改則禍及其身故離人近二者亦

相接成但以忠臣諫君宜稱禍近爲切故易傳也鎬案
傳義正是忠臣諫君危言悚聽冀其或有悔悟之意箋
上言不加罰下言離人身近意稍背離經正義申明之
而意義觀傳爲近范氏處義曰優猶多也幾猶危也天
禍既多危故詩人多罹其喪亡詩人愛君憂國豈不憂
思至於悲傷乎此依傳義是也季氏本曰罔卽上章所
謂罪罟罔優則投之者多罔幾則入之者近李氏樗曰
優毛氏以爲渥蓋天之降災罔其優渥如此其多也幾
近也言天之降災罔將及我矣此優義從毛幾義從鄭
不知天降災罔惟多故危毛義上下接成若謂多則近

豈少便遠乎若謂多與近各自爲義則旣非傳旨亦非箋旨也

草不潰茂

傳潰遂也箋潰茂之潰當作彙彙茂貌王無恩澤於天下天下之人如旱歲之草皆枯槁無潤澤鎬案毛以潰爲遂蓋以音聲爲詁訓小雅小旻是用不潰于成傳亦以潰爲遂遂有勢不可遏果如其願之意箋改潰爲彙意與傳遂字意不遠適見多事耳韓詩外傳草作莫誤

如彼棲苴

傳苴水中浮草也箋王無恩惠於天下天下之人如旱

歲之草皆枯槁無潤澤如樹上之棲苴正義申毛謂苴是草之枯槁逐水流者故云苴水中之浮草如是則棲爲浮義謂棲息於水上也中鄭謂棲者居在木上之名謂水上爲棲理亦不愜故以爲如樹上之棲苴苴是草木之枯槁者故在樹末落及已落爲水漂皆稱苴也此經再言如者言民如旱草又如苴鄙案正義皆誤傳文往往從略其云水中浮草卽訓苴未訓棲也鄭云如樹上之棲苴蓋謂苴本水草今棲於木上故枯槁耳鄭與毛一意非有異也疏謂在樹爲水漂皆稱苴不知苴從草不從木何云在樹乎苴又水草何云在樹末落及

已落乎在樹未落何云爲水漂乎詩再言如彼自是同
言民困疏云民如草草如苴亦非箋旨

彼疏斯粺

傳彼宜食疏今反食精粺箋疏麤也謂糲米也彼賢者
祿薄食麤而此昏椓之黨反食精粺米之率糲十粺九
鑿八侍御七鋼案傳義爲優李氏集解曰小人當食疏
而乃食精粺以見小人而食君子之祿也范氏補傳曰
小人宜食疏糲者乃食此之精粺謂小人食君子之祿
汪氏巽義曰下言胡不自替卑指小人彼疏斯粺與下
聯貫不宜分指傳說爲是胡氏後箋曰傳意以斯爲今

正對上文言昔時富賢者此言富小人也或以斯斯爲語詞斯猶乃斯干乃安斯寢即乃安乃寢猶下文乃寢乃興也若謂對彼爲此則詩中如彼路斯何又豈得以文稱彼此有相形之勢乎數說俱依傳義是也季氏本曰粺疏粺精各有其分宜疏而精猶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也此謂以疏粺喻君子小人然傳箋皆不以此爲興季說非也

不云自頻

傳頻厓也箋頻當作濱厓猶外也自由也池水之溢由外灌焉今池竭人不言由外無益者與言由之也釋文

頻舊云毛如字鄭作濱音賓俱云厓也案張揖字詁云頻今濱則頻是古濱字者與音餘鎬案釋文是也蓋古字同聲皆通用正義申毛謂傳作頻者蓋以古多假借或通用故也此說甚允不必改頻爲濱也

卷之十五終